

羣衆文藝叢書之二

# 最可愛的人和最親的人

秦似·尹羲·莎紅 著  
毛正三·蔣惠芳

廣西人民出版社



# 最可愛的人和最親的人

秦似·尹義·莎紅 著  
毛正三·蔣惠芳

廣西人民出版社

717.1  
347

基群

在朝

### 最可愛的人和最親的人

書號：(桂)0061 類別(文藝)

開本(737×1902 $\frac{1}{36}$ ) 印張(1 $\frac{11}{18}$ ) 22000字

---

著者：秦似·尹羲·莎紅  
毛正三·蔣惠芳  
出版者：廣西人民出版社  
南寧市大樹路  
廣西省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一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廣西分店  
南寧民生路一六六號  
印刷者：南寧市人民印刷廠  
南寧市七星路

---

00001—8083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  
定價：一千八百元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 目 錄

友誼·····	秦 似 ( 一 )
我們在傷病院·····	尹 羲 ( 一五 )
隆重的典禮·····	毛正三 ( 二一 )
一封廣播信·····	毛正三 ( 二七 )
珍貴的禮品·····	莎 紅 ( 三五 )
四個蘋果·····	毛正三 ( 四一 )
最可愛的人和最親的人·····	蔣惠芳 ( 四七 )

# 友誼

——赴朝慰問散記

秦似

我們到達朝鮮，已經是初雪的時節了。我們到了不少道、郡、里，會見了千萬的朝鮮人民——工人、農民、人民軍、學生、婦女和小孩，他們正在以充滿激動的心情來慶祝勝利，並且以堅韌不拔的信心和毅力，醫治戰爭創傷，重建家園和祖國。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時候來到朝鮮的。

我們，不論是中國人民的代表或文藝工作者，每到一個地方，都受到朝鮮軍隊和人民的熱烈歡迎。這種熱烈是很難想像的，只有身歷其境才知道，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是心連着心，親逾兄弟骨肉。這個密切的戰鬥友誼，是偉大的、純潔的，永遠牢固而不可破的。並且使人們深信，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這種密切團結，就有力量戰勝美帝國主義者在朝鮮的任何陰謀。

中國的民族戲劇，在朝鮮也普遍受到朝鮮軍隊和人民衷心的、真正的愛好。

兩個月裏，我們不知遇到了多少令人激動的事情和場面，這對於我來說，是新鮮的異樣的事情：新的人，新的人與人的關係，新的感情，都是永遠難忘的。

在新義州，那我們從地圖上可以看見的一個靠鴨綠江邊的城市，我們在這裏跟朝鮮人民第一次會見了。這裏幾乎找不着一間房屋，只有過去房屋的斷垣片壁，美帝國主義把一座城市完全炸光了。原來是鬧市的地方已長起尺來高的野草（後來我們知道新義州竟是城市痕跡剩餘較多的地方，另外好些城市連磚塊也不易多見，經過無數次的轟炸燃燒，只有滿佈彈坑的一片荒土），但是，就在蒿萊滿目的瓦礫堆上，盛大的歡迎隊伍擁到我們火車旁邊，叫着「朝中兩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的口號，唱着朝鮮歌子和中國歌子，把這個地方頓時變成了熱情的海洋。好幾十

個穿着樸素黑衣裙的女學生，一閃不閃地張大眼睛望着我們車上的人，那是一種熱情所燃燒着的，無畏的，期待的眼光；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出她們對於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仇恨，對於戰鬥的堅決和對於勝利的信心。火車開動了，歌聲還沒有停止。遙遙半里之外一個農村婦女拉着約莫四歲的小孩在田野上走着，她向我們的火車不住招手，那小孩也不住招手……遠遠又是在稻田裏工作的人們都放下了工作向我們招手。我不得湧出熱淚來了，我們許多演員同志也都感動得流淚。仇恨和熱愛，悲憤和欣喜的感情交織在一起，我們深切地感到，這是一個教育，是深刻的一課……

朝鮮處在剛剛停戰的情況下，演戲的舞台和場所還是很缺乏，我們有時在舞台，有時在廣場上的野台子，有時則在平地上演出。但無論在什麼地方演出，觀眾都很擁擠。朝鮮人不分男女老少，總是聚精會神地看着戲，被其中的人物，情節和舞蹈吸引

着，常常發出哄堂愉快的笑聲。他們中絕大多數從來沒有看過中國戲劇，但好像他們早就熟悉它，愛好它似的，感到很大的喜悅和滿足。

有一次，在一個山窩裏，一位四十多歲的朝鮮婦女看了「拾玉鐲」後說：

「這故事的意思我們都很懂得。跟朝鮮從前的情形一樣呀，婦女是不自由的。」

後來有一位勞動黨的同志告訴我：「西廂記」對於朝鮮人來說也不是難理解的，朝鮮一百多年前有一位作家寫過一本「春香傳」，內容就和「西廂記」相彷彿。「春香傳」在朝鮮也是家喻戶曉的故事。他還告訴我，朝鮮上四十歲識字的人，不少讀過「三國演義」，特別對於趙雲，一講起都很熟悉。他說：「但在舞台上看到中國古代的將軍，却沒有過。所以大家都高興得了不得。」是的，朝鮮和中國有着一兩千年的文化聯系，無怪乎他們雖然沒



有見過我們的戲劇，却是感到那樣的接近，那樣的喜悅。

但引起朝鮮人民更大的熱情的，還不在於戲劇的本身；中國人民的代表和中國戲劇的代表到朝鮮作深入而普遍的慰問，給予他們的鼓舞是難以形容的。從每一個人的目光和心坎裏，你都可以聽到這樣的話，就像在人民軍某個連隊演出後，那位指導員說的一樣：

「我們不知道用什麼語言表示我們對毛主席和中國人民的感謝。在我們祖國最危急的時候，中國人民派了志願軍來支援我們，現在當我們重建祖國的開始，又派遣了規模宏大的慰問團來慰問我們，這是我們世代所忘記不了的……」

我們沿着叢山怒立的晴川江進發，並且兩次到達了與祖國遙對的鴨綠江岸邊，深入到東北部的大森林地帶。無論白天黑夜，颯風下雪，每個車站都擁滿了歡迎的隊伍和行列，還常常有扶着拐杖的白髮老人從一二百里外步行趕來要會見我們。熱烈的擁抱，

把我們抬起來，狂熱的獻花。十月的朝鮮很難找到一片綠葉，更不必說花；但一扎扎不知用多少懇切的心意和纖細的手工作成的，比真的花還更豔麗的花束，像雨點一般塞到我們懷裏。這兒獻花的儀式也是曠古未有的：不是一束兩束，而是當你經過一里多長的隊列中時，無限止地向你投擲，開初你可以用兩手樓着，漸漸就像抱着一棵大樹似的抱不攏來……任何遲鈍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儀式，這是為了表達一種從所未有的感情所採取的方式，它給每一個人的啟示是：兩國人民有着怎樣深厚而真摯的感情。

當我們深入到人民軍連隊演出或訪問的時候，常常要碰到這樣的指揮員或戰士：他以十分謹慎而謙遜的態度講述我們想要知道的他自己的經歷和功績，講完之後，總是說：「我們感謝中國人民對朝鮮的援助，感謝毛主席對我們的教育。」但在晚會上，他會毫無忸怩地站起來唱歌，唱到高興的時候便手舞足蹈起來，十分豪放。多數會跳中國的秧歌舞，一跳秧歌舞，就誰都要給拉下

來，形成了狂熱。往往戰士們唱着字音含混的中國歌子，我們唱着新學來的朝鮮歌，那時候就更成了熱情的火海。忘情的笑聲，「巴利！巴利！」（「快！快！」）的催促聲，「萬歲！萬歲！」的歡呼聲，響成一片。我們從很多這樣的戰士人物中得到了無限的溫暖，感到了無限的激奮！為什麼能產生這樣的奇蹟：在十五分鐘的戰鬥裏面會連續出現四個以自己的肉體去塞敵人機槍洞眼的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就因為他們是這樣一個剛毅而偉大的民族，坦率樂觀而勇敢的英雄人民。

在某部隊，那天白晝裏我們的演員第一次看見雪，就在雪花飛飄之下的露天台子演出了近三小時的戲。尹義同志的「孫玉姣」在下場時成了「白毛女」。晚上，我們住在連隊裏，戰士們把他們自己用禾草做成的很舒適的軟床讓我們睡，把三個人用的氈子湊給我們每一個人蓋，勞動黨的旅委員長跟我們的女同志們一直談到深夜不散，他說：

「朝鮮戰爭爆發以來，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過，我忘不了這一天，我知道你們很疲勞了，但我要讓你們深夜不睡，再疲勞一點，叫你們也忘不了這一天。」

為了緊迫的任務，我們通常要在夜間趕路。十一月下旬一個寒冷的雪夜裏，從人民軍某部隊演出之後，我們必須連夜趕回到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江界。中間要穿過一座極大的大山，汽車在這邊山脚到那邊山脚，要走三個小時，因此有人叫它「摩天嶺」。在前進着的汽車的射燈照明之下，可以看見飄舞着的雪花，不斷的添在公路的積雪上。我跟一位勞動黨的同志坐在一個司機廂內。他是另一個旅的黨委員長，有着一個筆挺的鼻樑，和長長的臉頰，才二十八歲，但艱苦的戰鬥在他眼角和頰邊刻上了皺紋，標誌着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黨的工作者。他是負責陪同我們到這部隊來的，幾天來同我們一起工作，一塊生活，總是帶着誠懇的微笑跟我們相處，同時又帶着嚴肅而謹慎的態度，低聲指揮着部

隊中一切事情的安排。現在我們對着蜿蜒不盡的公路，在一塊坐着。沒有翻譯，就像變成了啞巴似的了。但突然，他打破了沉默問我道：

「家……幾個……疏埃？」

我用心捉摸了兩三遍，才聽到「家」「小孩」兩個字音，我告訴他我有一個女孩。他似乎聽懂了，很高興。我也同樣問他，他告訴我：有兩個。但彼此都感到這樣的談話很吃力，再談不去。

是的，他很關心小孩，我想起不僅他，似乎在朝鮮，人們都關心小孩。有一次我們給抬起來，却在我們每人的肩上放一個健康可愛的嬰兒。我把這個嬰兒高舉起來。我知道人們的戰鬥不僅為了現在，更重要的是為了未來。

我們又開始很長的沉默。公路還是一條盤曲的長蛇，在我們眼前伸過去，伸過去。突然，他用自己的手緊緊握着我的手。

我知道這樣是代替了許多說不出來的語言。兩隻握着的手動也不動地擺在我的膝蓋上，我彷彿聽見他的心在跳躍。他整個心，在這一刻，分明是在擁抱着我們幾十個人，擁抱着中國，擁抱着和平。

直到彼此都感到手臂有點酸了的時候，才分開了緊握着的手，那時候汽車至少已在我們的沉默中走了四五十公里，風雪交加的「摩天嶺」已經撤在我們後面了。

如果說戰爭的鍛鍊使得這個偉大民族的人民更加團結，更加堅定，他們的精神狀態更加崇高起來，我想這是十分確切的真理。房子給炸掉了，沒有眼淚，用石塊來砌房子。父親參軍去了，女兒拿起從來沒有拿過的犁耙。農民們在夜間到田裏去把炸彈坑填平，第二天把種子撒上去。一個老太婆領着八歲的孫兒修築公路，一塊炸彈片把那稚小的生命打倒了，老太婆看了一眼，便更飛快地來回搬運石頭修路，她頭上頂的石頭更多了（朝鮮人

搬東西習慣頂在頭上走)。人們知道怎樣用對侵略者的仇恨來回  
答侵略者。

我們幾次來回在熙川的公路上。那兒路邊好幾處躺着侵略者  
殘廢了的坦克車，人們還沒有時間去瞅睬它，把它搬走。因為人  
們有更重要的工作。到處都在進行着緊張的恢復工作。在朝鮮，  
誰也可以毫不懷疑地相信：這樣一個民族在和平條件下進行恢復  
是極有信心的，將會很快就恢復起來，正像誰也可以毫不懷疑地  
相信：如果侵略者敢於再發動任何進攻，朝鮮人就將把戰爭消滅  
在自己的土地上。

受到過戰爭破壞的工廠都在以戰鬥的姿態恢復和發展着。朝  
鮮的工人階級，也正在戰鬥中成長着。我們看了很多的工廠，廣  
泛地接觸到朝鮮工人。初到朝鮮，你會以為那是一個地廣人稀的  
地方，走幾十里路看不到幾個人。然而，人們集中在工作的地  
方，戰鬥的地方。在工廠，在部隊，在學校裏，那些地方都是熙

熙攘攘的。在那兒，人們感到一種銳不可當的力量在迅速地生長。我還想說點不平常的小事。當慈江道知道我們快要去到的時候，動員了上千的羣衆，在短短十多天內蓋造好一座可容一千人的禮堂。我們又有一次到了一個郡裏演出，沒有舞台。郡裏的羣衆想了一個很新鮮的辦法，把我們坐來的兩部大卡車作為支柱，在那上面搭蓋臨時舞台。我們眼看着約莫十來個人一聲不響地在勞動着，鋪板子，打釘子，紮架子，不到兩刻鐘就完成了一個舞台，結果我們還在那上面演出了武打戲「攔馬過關」。在這一臨時而緊迫的工作中，沒有一點吵嚷，沒有一點忙亂，進行得那麼確實、迅速而和諧，在我看來是很不尋常的。從這件小事可以想像到幾千婦女在搶着恢復一個城市那種動人的情況。我不禁想起朝鮮作家同盟的作家李壽善，為我們在慈江道演出而作的「獻詩」：

牡丹峯，萬壽山，（註）



雖然遠隔着千萬里，  
但今天我們竟一旦見面了。

這兒還有着炸藥的氣息，  
但在這兒我們迎接你們，  
歌唱着我們新的日子。

敵人破壞了我們的鄉村和城市，

也破壞了我們的生活。

但是，親愛的朋友啊！

你們可以看見，

就在宏亮的歌聲中，

祖國的一切重新成長。

是的，這是在「還有炸藥氣息」的地方作的詩，它是真實的